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五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七百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五

明 張溥 輯

盧思道集

賦

孤鴻賦

有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
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

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
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
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外
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
踴務旣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
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
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
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

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
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枇杷鷄鶩為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
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翮
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繇邈
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
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于寒門遂輕舉于玄闕至如

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于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
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迺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
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
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
行離離而高逝響囀囀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密山
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
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漢雲飛望元鵠而為
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溟溟降河渚之芳菲忽值

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
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
池籩稻梁為惠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
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
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
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
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
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鳬以

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
夷心于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屆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歎蒸於簾
櫳流煩溽於園籓陽風洩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爾乃
警六御按三條擊鼉鼓吹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
雲宮之巉巖登仙觀之岌嶢引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
丹霄動颼颼于翠帳散霏微于綺寮

檄

為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偽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
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中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
是以三五以降哲王闕后遠覃聲教大輝威靈日月之
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鞮我大隋積
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蒸民虞夏受終顧有
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

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
頓顙北闕內外提福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
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為於越江界
湫洎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
瑞春秋之義爵不過予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衆
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紀魏代奄一神州
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以為國
陳霸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

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鱷鮒
之跳躍曇頊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剝厥猶子竊其偽位
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劒國
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笑夷過於雉氏加以
沈迷麴蘖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晝貨賄公行政
刑不立疎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
箕斂杼軸其空穴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
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暫為項有便謂三春

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懷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
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
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舩艤噓水
顧眄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厯將一淮海荆舒之民
奢侈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
則揚越之地為陳孤立卒弊壤威邦羸政塞乘奔無轡
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為秦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
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犇疊頊背恩棄德是信是使

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諸城犬
羊荐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
討爰詔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
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
騎千羣並骨勇肉飛風颺霧合憬彼江黃之衆遏矣彭
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
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魏
王元武不能比其隸師陳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舸

利舸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

臂當轅

一作轍

今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

入揚舠振解兔走鳧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

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艘吳會裔旅東西過絕通致

無由偽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叢爾危邦表裏攜

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

四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

大會金陵牙旂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

叱咤則衡疑可拔運岱山而壓春卯引渤海而濯秋螢
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齏粉猥以不武謬總戎律上稟
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北斗呂嘉
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駢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為寒
心僞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知蔣山
之應渡銜璧輿視拜手棘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
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
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

者之師全救為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

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作北齊檄陳文按檄中有齊之季世實多涼德

及周宣馭歷等語明是隋檄今正之

表

北齊為百官賀甘露表

竊以河榮洛變授祉於勲華玄玉素鱗降靈于湯武其
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
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

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
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雲卿旣出還
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
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
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珠九月之前天酒
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
矣皇哉堂哉臣等並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秘祉亟覩
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

后

書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妻齊神武女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
歷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
復歸于陳為車騎將軍及陳平克死卒于家按
此書乃隋高頴伐陳時也頴為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春無已歲暮寒
重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
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

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歛到背冰之始曲憲申
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
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
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
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青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
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
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舊友密親擊鐘鼎食萬里
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

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舫浮渡三叛獲俘函
首長安悔無及也

序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
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太
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
山澤薦社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

且棲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于
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

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邨陵業踰娶如慧雲

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藝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

墟實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垌東郊勝地爰構寶坊

儼

闕

城瞬如踊出旣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宮商

闕振

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
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輪閱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

節熊渠欣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
將屆下都邁茲淨域兼悅鷺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
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
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皋朔文辭甫陳
男祝王谷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論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闢石剪為

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
爭多歷歲祀旣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
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
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
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
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
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
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畧陳

在魏正光北難司旦爾未榮乘釁內翼滔天泯夏餘燼
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
天縱英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虎變投袂而起四
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
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
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
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

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
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環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
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
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
湯之役亮渠足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
闕
政入掩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籜三秦勦敵
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厯有在鼎
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

非慮也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坼堂
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
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異倫朝多俊人爪牙皆
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
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
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
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
于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

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刻剔躬
運矛鋌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
高降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
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
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
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
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
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

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
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
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
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
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
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
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
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

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超

疑

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

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

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

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

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

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

縱不通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

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

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

期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

闕

予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

祔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

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

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出和氏之庶孽其

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

引為參將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
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
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
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
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畧
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畧無顧
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
行均大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

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於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河清之末長孺為災太史奏言須用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以從舅之親馮

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
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
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
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
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
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於疎行長粲為其謀主
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
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

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僻蹈成羣梁重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構紕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

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淹塞天
聽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
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皂隸本是鞞工愚暗庸
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
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
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
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
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

幽明加以內參年少閹宦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室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婦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闕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

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頌顙先朝
貔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
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
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
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
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

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
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
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
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秦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
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
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
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
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

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
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
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
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
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
所闕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
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臭物
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

之饁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靡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彞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

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
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政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
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
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
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
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
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
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

來並錄其數厥省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宮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

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
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
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
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
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
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
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
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

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
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
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勞生論

有引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
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
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

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
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
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
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
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
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
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繯鑠仁

義寵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
溺于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
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聾瞽于焉
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盡惜春漿鷗悵腐
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
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
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
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

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
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
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難田之外櫛風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
啓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
卷恥狗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
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
鳬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

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
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
稼需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
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
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沈
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
于數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
尚觀人事之隕獲覩時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

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
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
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
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
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
斯患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撓讓之風搢紳不
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
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旬匍

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
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
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
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
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
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
侶桑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
崔羅楚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

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靡媿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
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
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
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
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費
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
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

敷文教方召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
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
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莠莠化為芝蘭
曩之扇俗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
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誄

盧記室誄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

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為壽爾
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
翼冲天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
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迴立內無怙恃外寡朋
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
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鐘律韻響珠璣麗
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衰然觀國

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于大
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
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
動朋僚逝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
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贊中
鉉大沖所縻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
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
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

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
沈等趨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
出盖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闕行同箴娛
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旣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亡我
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並嗟湮
滅荀彧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鐘鼓不絕之子云亡
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籜虛帳凝埃僕
流離而涕泗駢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

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回詎
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祭文

祭藻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
庶羞之饋敬祭藻湖之靈曰決滌澄湖南服之紀斜通
海甸旁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
擬揚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戾止戒期指日

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同申
之若霧繼以嚴闕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
元戎唯夫百神受職水靈為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
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淋瀝雲將卷其蔚蒼
東渡戈船南聳雕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
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旋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
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匪蹉

文

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
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
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
通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
旣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玄扈告符翠
琰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瑄協律南壺迎神衣氣
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

然中外禔福尉候無警書執大同猶以為負辰垂旒人
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
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
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
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網于仁壽之域參
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
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驚頭之狀非美樹
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由圓珠積

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劾
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鑒佇蹕乃建
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
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歷弘濟區宇前聖後
聖旦暮為期以此勝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
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
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
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

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足匹其光大象
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
籠啓誦孕育莊正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
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
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誓或差無
取正覺

樂府

有所思

長門與長信憂思並難任洞房明月下空庭綠草深
歌裁潔素能賦受黃金復聞隔湘水猶言限桂林淒淒
日已暮誰見此時心

潔一作純

日出東南隅行

初月正如鉤懸光入綺樓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
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楚腰寧且細孫眉本未愁青玉
勿當取雙銀詎可留會待東方騎遙居最上頭

可一作肯

權歌行

秋江見底清
越女復傾城
方舟共採摘
最得可憐名
落花流寶珥
微吹動香纓
帶垂連理濕
權舉木蘭輕
順風傳細語
因波寄遠情
誰能結錦纜
薄暮隱長汀

美女篇

京洛多妖艷
餘香愛物華
俱臨鄧渠水
共採鄴園花
時搖五明扇
聊駐七香車
情疎看笑淺
嬌深盼欲斜
微津染長黛
新溜濕輕紗
莫言人未解
隨君獨問家

鄧渠一作梁臺

河曲遊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時駕而遊北道河曲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
聿雞樹密遙喬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羈
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艷謳還珂響
金埒歸袂拂銅溝惟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升天行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羣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煎
為返魂藥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彫軒曳彩雲玄洲
望不極赤野眺無垠金樓旦蹇嵯玉樹曉氛氲擁琴遙

可聽吹笙遠詎聞不學蜉蝣子生死何紛紛

彩一作白

神仙篇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攜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時
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飛策
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寥廓驚
山石超越鳳洲西一九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城南隅讌

曹子建贈丁廙詩曰吾
與二三子曲讌此城隅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

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后塵駢鑣
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月平原譙決旬即是消
聲地何須遠避秦

蜀國絃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南
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採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弄長絲珮

動裙風入妝消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待暝歸時

從軍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劒良家子
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
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
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
堅冰舊來傷馬骨
邊庭節物與華異
冬霰秋霜春不歇
長風蕭蕭渡水來
歸鴈連連映天沒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
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
何處覓功名

詩

駕出園丘

開年簡時日上辛
稱天吉平曉禁門開
隱隱乘輿出乘輿
出九重金根御六龍
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
從黃麾

引朱節靈鼓應華鍾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
紫煙壇上埋蒼玉

贈李若

初發清漳浦春草正萋萋今留素滻曲夏水已成蹊塵
起星橋外日落寶壇西庭空野煙合巢深夕羽迷短歌
雖製素長吟當執珪寄語當窻婦非關惜馬蹄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故交忽千里輜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晚

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
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
寶劍終于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贈劉儀同西聘

開邛昔柔遠賓越盡招攜豈若馳天使玉節撫遺黎五
祠臨渭北雙嶺帶嶠西故關看金馬餘壇聽寶雞垂絲
被柳陌落錦覆桃蹊分袂俄易慘離思實難齎極野雲
峯合遙嶂日輪低塵暗前旌沒風長後騎嘶灞陵行可

望函谷久無泥須君勞旋罷春草共萋萋

遊梁城

揚鏹歷汴浦迴扈入梁墟漢藩文雅地清塵暖有餘賓
遊多任俠臺苑盛簪裾歎息徐公劍悲涼鄒子書亭臯
落照盡原野迥寒初烏散空城久煙銷古樹疎東越嚴
子陵西蜀馬相如修名竊所慕長謠獨課虛

扈一作範

從駕經大慈照寺

北齊時作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

栖高可映畫拱壘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
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楸宿露凝旌門曙
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叨恩
紀微軀竊自陵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春夕經行留侯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疎
蕪枕絕野遷迤帶斜峯墳荒隧草沒碑碎石苔濃徂秦
懷猛氣師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夕風吟

宰樹遲光落下春遂令懷古客揮淚獨無從

上巳禊飲

山泉好風日城市厭囂塵聊持一樽酒共尋千里春餘
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重有入林人

日一作景

夜聞隣妓

拾遺作
觀妓

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
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解佩一相從

賦得珠簾

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
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
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
落花時屢拂，曾侍玉階春。

彭城王挽歌

旭日禁門開，隱隱靈輿發。
纔看玉樓迴，稍視龍山沒。
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
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未一作未

樂平長公主挽歌

粧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
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
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
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後園宴

常聞昆閬有神仙雲冠羽佩得長年秋夕風動三珠樹
春朝濕露九芝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
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枝然流風續洛渚行雲
在南楚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妍不羞澁妖艷工
言語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歸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
衣纖腰如欲斷側髻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簷烏應度
竹殿遙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攜手傍花叢徐步

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日相看轉難厭千
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已明月流光滿帳中

聽鳴蟬篇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
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
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
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
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

千夫不可越紅塵早蔽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
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
甲觀距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
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
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
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
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田單一作蘭辛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七百十一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六

明 張溥 輯

李德林集

詔

為周帝加隋公大丞相詔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德

協幽顯釋巾登仕措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成風受詔
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
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鷂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
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
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
威德莫二于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為周帝加隋王九錫詔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

以降神載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
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
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
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
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為師表入處禁
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聞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
燕南趙北實為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
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

榛蕪多歷年所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
首任掌鈎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鑒駕巡遊
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為倫漢臣關內之重未
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少年奄經荼毒親
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
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畧川迴匡國庇民罪人斯
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
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

漢騷然巴蜀鳴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
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
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
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
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為以治聲高宇宙道格
天壤伊尹輔殷霍光助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
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
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宗典禮憲章自昔可

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
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
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
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
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
隋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
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
已下一依舊式

九錫第二詔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為霸允應異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勲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終宜申顯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已退讓為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衆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以聞

為周禪隋詔

元氣肇闢樹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

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
遞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
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睿聖
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
萬物其如已任兆庶以為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夷
姦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
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
運既興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烟雲改色

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
故以稱大為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達變通幽顯之
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一依
唐虞漢魏故事

為周帝赦詔

朕祇承洪業二載于茲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
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
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

痛四海窮逼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
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
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
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
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
昔上皇之時不言為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
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為後蓋明辨親疎皎然不雜
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
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
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
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為厯數有
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于茲不
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為周帝求才詔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為庶幾可至于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

加賞罰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詔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
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
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
間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
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登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

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
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
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尅始于是日遂啓
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
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
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
陽是其心腹于是鳴夔執鉞假道比鄰皮服欽風烟隨
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

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尚想
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
取南國豈惟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
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
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為
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
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
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

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為隋文帝修五禮詔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冊文

隋王九錫冊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
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載藉人事以財成日往月來由王
道而盈是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
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
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
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茂如也今
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緒上靈降
禍夙遭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

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諧內外潛運機衡奸人懾憚
謀用丕顯俾贊疏之危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
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
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震熊
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臺之
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
委以連城建旌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
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

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閉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遊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稟萬事成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已磐石之宗姦回者衆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哀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磬甸宗廟以寧此又

公之功也尉迴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飜繫山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於河朔建瓴水于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尅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鬪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

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
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為虐本根既拔枝葉自
殞屈法伸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
一隅蠅飛蟻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
之無費遺鏃此又公之功也宇文冑親則宗枝外藩巖
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賊
遂入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此
又公之功也檀讓席毗擁衆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

邨落成梟獍之墟民庶為豺狼之餌強以陵弱大則吞
小城有畫閉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
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作鎮安
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入貨財
多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
而內鬯蠶食郡縣鵠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
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
藪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在蜀讎為厲階閉劍

閭之門塞靈闕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向分閭推
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兇惡掃地無遺
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偽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趙
趙江北公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文淵之柱非止尉
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
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業清徽聲掩廊廟雄規神略氣
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合尊賢崇德
尚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彞倫攸叙敦

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拆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
太公之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
林瑞獸異禽遊園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
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四
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責
成沉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薄前王朕以耿
身託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
在昔謙以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

議其謂朕何今進授相國總百揆以申州之義陽等二十郡為隋國今命使持節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熒授相國印綬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以相國總百揆去衆號馬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以公執律修德慎獄恤刑為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公勤心地

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
赤舄副焉公樂以移風雅以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
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
荒忽幽遐回首內向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水鏡人倫
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
執鈞於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虎
賁之士三百人公闕

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威嚴

夏日精厲秋霜猗夏必誅顧眄天壤掃清姦宄折衝無

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
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鉅鬯一
卣珪瓚副馬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
循往策祇服大典簡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禪隋冊文

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為
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寓
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

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
遺文可觀聖莫逾于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
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貳官設
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益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
天命不可不受湯代於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讓雖復異
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厯逐獄
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
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

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
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睿
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
之火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
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
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
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社元龜效靈
鍾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

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
以帝位禪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
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
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書

復魏叔書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
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

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荅魏牧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

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
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
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于文祖
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
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
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
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
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

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

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晉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

非止受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
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
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
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
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
不可彼復何証

序

霸朝雜集序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
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便
豫驅馳遂得叅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
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
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
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
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
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

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
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
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驎之速因人成事
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為臣
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鍾鼎何
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正史方可叙帝
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慚賔實非勲非德
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

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
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
閭閻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
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閭在宸火運
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
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
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
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

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
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奏律戰勝攻
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
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
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
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遐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
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
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

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
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
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
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
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
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
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
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

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
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
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
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
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
作之有臣潤色之惟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
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
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

卷云爾

論

天命論

粵若邃古玄黃肇開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
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
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
煥乎絢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
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

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
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
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立
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
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流於戶
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鬱樓觀
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
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

見一龍

闕

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

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

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

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顴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

若鐘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主昊

天成命于是乎在顧眄閒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

宇宙威範

闕

敬慈愛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

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納其

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因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
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議
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意待
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
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錄龍飛紫極莫
忘臣言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搢大象
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
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

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所親曰爾無輕言
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
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
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
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
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至矣天求民
主不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
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

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釣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

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
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蜩
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
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
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
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
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厯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
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

吟方屈箕顓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
推帝居歆勦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彞倫薄
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煩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
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步
于階墀山海神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
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
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

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
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
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
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
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
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
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
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

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
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
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稱王佐之才黑
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
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
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歟起妖妄曾何足數
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
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同

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
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
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
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
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同感理必至於
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
目盥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
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

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象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

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
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趙趙吳越仍為匪民雖時
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
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
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
聞君子之論也

詩

相逢狹路間

天衢號九經冠益恒縱橫忽逢懷刺客相尋欲逐名我
住河陽浦開門望帝城金臺遠猶出玉觀夜恒明庭羞
大官膳酒釀步兵營懸牀接高士隔帳授諸生流水琴
前韻飛塵歌後輕大子難為弟中子難為兄小子輕財
利實見陶朱情龍軒照人轉驥馬噓天明入門俱有說
至道勝金籙出門會親友天官奏德星大婦訓端木中
婦訓劉靈小婦南山下擊缶和秦箏羣賓莫有戲燈來
告絕纓

從駕巡遊

詩苑類選作
許善心者非

大夏堯遺俗汾河漢豫遊
今隨龍駕往還屬鴈飛
秋天行肅輦路日馭翼
華輶朝乘六氣辨久動
七星旒谷靜禽多思風
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
遙水漫無流京華佳麗
所目極與雲浮但覩凌
霄觀詎見望仙樓鏤門
皆秀發鴛池盡學優待
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從駕還京

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
太師觀六義諸侯問百年
玄

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鎮象屯休氣華蓋翼飛煙鼓奏
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迴日高峰馬照一作天姑
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夏日

夏景多煩蒸山水暫追涼桐枝覆玉檻荷葉滿銀塘輕
扇搖明月珍簾拂流黃壺盛仙客酒瓶貯帝臺漿才人
下銅雀侍妓出明光歌聲越齊市舞曲冠平陽微風動
羅帶薄汗染紅粧共欣陪宴賞千秋樂未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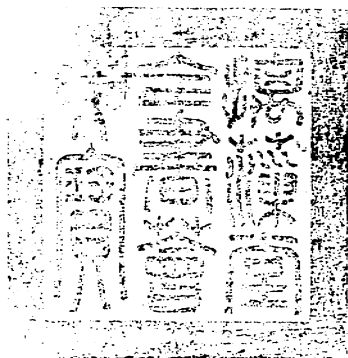
入山

登嶺望重關腰珮且鳴環
天河臨易飲月桂近將攀
王母西山至夫人南嶽還
何必陽臺下要待夢容顏

詠松樹

結根生上苑擢秀邇華池
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
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
寄言謝霜雪貞心自不移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